

永恒的桥梁

志在飞

湖南道县县城，潇水穿城而过，一座铁索固定的浮桥静卧江面，两岸红旗迎风舒展。90余年前，红军长征途经道县，先头部队就在这潇水渡口争分夺秒架起浮桥，踏浪过河。

站在潇水河畔，望着那紧贴水面的浮桥和迎风飘扬的红旗，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

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道县时，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接到师部命令，要在11月18日拂晓前占领道县县城，阻止由零陵向道县而来的敌军。红四团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急行军100公里向道县开进，占领了道县城南潇水河东岸的水南街。

潇水河原来有一座横卧河中的浮桥，但已被敌人拆散成零星的船只，搬到河对岸，无法过河。守城的敌人在城墙上架起机枪封锁渡口并向红军开枪，红军英勇还击，打退了敌兵。

红军向城内的群众不断喊话：对河的同志，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自己的队伍，是要打倒土豪劣绅的，请你们把浮桥放过来好吗？

当地群众看到红军并没有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欺负老百姓，于是他们从家中拿来晾衣的竹竿，准备把浮桥撑向对岸。而红军一位工兵排长不怕寒冷，跳进湍急的河流，带着三个战士从对面水南码头游水过来。他们和当地群众共同把浮桥撑住对岸。很快，红军战士齐心协力，将25只木船组成的全长130余米的浮桥撑到了水南村岸边。浮桥架好后，红军部队继续不断地开进道县县城。

耿飚在回忆录中写道：“天将亮，浮水的已上了对岸的船，船夫忙手忙脚地拿了几套衣服给他们穿上，当时城门旁边的群众很快地跑到河边来帮助我们的工兵架桥和撑船，不上十分钟，架设好了一座四米宽可以通过四路纵队的大桥。”

如今，潇水清澈，阳光落在水面，波光晃动，恍惚间似能看见当年涉水架桥人的身影。

岁月流逝，沧海桑田。当年帮助红军的几位老乡都已不在人世，只有帮助红军渡河的故事流传了下来。如今的浮桥，被当地人称为“红军桥”，如今的渡口，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渡”，成为道县远近闻名的一处红色景点。

我走在浮桥上，脚下是潺潺的流水，耳边是风过水面的轻吟。两边的水流湍急，浮桥随着河水的波动轻轻摇曳。

如今，浮桥在日常生活中已不多见，那段历史也已渐行渐远。但“红军桥”依然横跨在人们的记忆里，见证着一种历久弥新的信仰。



道县潇水河上的浮桥。
蒋克青 摄(湖南图片库)

爷爷奶奶没有女儿，只有四个儿子，取名都是“人”字头，爷爷希望他们能出人头地。大伯龙运金十三四岁开始在东洋冲商道上挑脚，往返于慈利杨柳铺和常德津市之间谋生。贺龙也往返在这条商道上做生意，据说大伯给贺龙挑过行李。

1934年底，秋风瑟瑟，秋雨不停。道人山脚下青石板被秋雨洗得泛出蜡光，几个汉子冒雨向西而去，后面跟着一个戴着斗笠、挑着两只笆篓的人，就是我大伯，他是送贺龙一行去桑植的。那时大伯20多岁，没有成家。奶奶觉得世道艰难，同意儿子出去讨个活路，大伯便跟贺龙他们一起去了。大伯出发时，奶奶送了一程又一程，眼泪不停地流。

送走大伯后，每到天黑时，奶奶站在路口望着西方，时不时撩起围裙擦眼角。这样在路口站了两年，望了两年，奶奶生病走了。

瑞金的地标

谢枚琼



游客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红军烈士纪念碑前缅怀先烈。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纪念碑

它不是塔，是一颗炮弹。如箭在弦，即将迸射出膛的炮弹。满腔的愤怒，肯定要轰向敌阵，在敌人的头顶上炸裂，像一道闪电，像一声惊雷，撕破黑沉沉的乌云。

那是不一样的炮弹。呼啸着砸向人间苦难，落地开花，鲜血如绵江河流淌。鲜血浇灌的映山红，格外红，格外艳。一颗颗鹅卵石，被赋予宝贵的生命，现在，它们构成了塔的每一块骨头，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锻造出一副挺拔的血肉之躯。信仰的力量，抗争的力量，从星星之火，凝聚成一座火山，猛烈爆发，要把旧世界烧个一千二净。

据说，在古文化中，五边形常被视为胜利和福气的象征。五边形的塔基，秉承了均衡、稳定和力量的几何特性，分明又是一颗闪耀的红五星。它的光芒，让劳苦工农大众景仰，让敌人恐惧战栗发抖。是的，塔身固然可以损毁，但红军烈士纪念碑的光芒，谁也不能抹去，终将穿透历史厚重的烟云。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八个苍劲大字，铺成一条通往远方的大道，后来者们用坚定的足音一步步叩响。

云石山

山不在高。来过云石山，你就会相信。海拔不过50米，方圆不足千米，山中怪

石倒是触目皆见，连树都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而云呢，却是九霄之外的事了，站在山顶，天高云淡。

云石山，有咄咄逼人的气势。半山，拦腰两道石门，扼住上山的咽喉，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宣示。奇石嶙峋，满山都是坚硬的“骨头”，也只有云石山才配得上“长征第一山”的称号。

在火种面临被扑灭的危急关头，在硝烟即将蔓延到山脚之际，1934年10月10日，傍晚时分，风啸雨残，红军将士洒泪挥别云石山，由此踏上漫漫长征路。

送别的歌声在山路蜿蜒，在古寺回荡。岁月的刀剑，在时间里生锈，而岁月的洗礼，总把歌声擦得越来越明亮。

红井

一口井长在沙洲坝的田野中央。什么是“敢教日月换新天”呢，一口水井分明就是教科书上的一个生动注脚。

一畦畦的风景，一茬茬的收成，一垄垄的话题，像清冽甘冽的井水，在田野里汩汩流淌。

田埂热心地牵着我的脚步来到井边。田埂的右边，机声隆隆，收割机欢快地忙碌着，饱满的稻穗躬背弯腰，等待着收割的喜悦，黄澄澄的谷粒争先恐后地跳进谷仓。田埂的左边，插下没几天的秧苗，已经在水田里站稳了脚跟，像一行行一列列嫩绿的诗句，被

彝海不语，青山常青

阿克均射

彝海结盟，是绝境破局的军事传奇，更是党的民族政策生动的实践范本。

90余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安宁。如今的西昌城中心，彝海结盟纪念碑巍然矗立，鎏金碑体熠熠生辉，将帅与彝家首领并肩盟誓的雕塑庄严肃穆，复刻着跨越山河的民族深情。晨风和煦，市井安然，彝族达体舞与藏族锅庄舞舞出和美生活。

我曾数次到访彝海。群山环抱的彝海村，彝海结盟，是绝境破局的军事传奇，更是党的民族政策生动的实践范本。

90余载岁月流转，硝烟散尽，山河安宁。如今的西昌城中心，彝海结盟纪念碑巍然矗立，鎏金碑体熠熠生辉，将帅与彝家首领并肩盟誓的雕塑庄严肃穆，复刻着跨越山河的民族深情。晨风和煦，市井安然，彝族达体舞与藏族锅庄舞舞出和美生活。

我曾数次到访彝海。群山环抱的彝海村，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地内的彝海结盟纪念碑。
新华社记者 卢哲 摄

老家门前那条路

龙跃

遍讲述大伯的故事里长大，各自走上工作岗位。

很多年后，离休回乡的老红军唐西龙告诉我父亲，盘县会议期间，他在部队给官兵理发时见到过大伯。这是关于大伯最确切的消息，他加入贺龙的红军队伍后，随军转战贵州、云南，踏上长征之路。

冬夜的纺车前，母亲纺纱，父亲站在羊虎岗上，前面的山冲里是大伯当年走过的道，他喊乡亲四邻：“晚上开会。”

修塔水库，父亲带队攻坚，十日十夜几乎不眠不休。那天，工地骤然垮塌，东洋冲里疯传他被埋在土里，消息传回，家里如天塌了。父亲

旧貌换新颜，错落有致的彝家新居点缀黑红黄三色民族纹样。彝海结盟纪念馆静立湖畔，斑驳的革命实物静静陈列，旧刀旧枪藏烽火岁月，布告标语载初心信仰。

“群峰嵯峨，四时多寒”。据清代《宁远府志》记载，古时彝族称这片川滇交界之地为“斯普古火”，意为林木繁茂的高寒地区。生活在大凉山这片土地上的彝族人民，从古至今崇尚雄鹰。传说远古英雄支格阿鲁就是神鹰的后代。他骑着一匹由神鹰变成的飞马，除猛兽、驯雷电，射落了天上的五个太阳和六个月亮，只留下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抚平世间疾苦，为彝乡百姓换来安宁盛世，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神话承载着彝族儿女对幸福家园的千年期盼。2018年，殷殷嘱托温暖彝乡大地，照亮了大凉山的振兴之路。昔日闭塞苦寒的深山沃土，如今产业兴旺、生态秀美、民生富足。

“那一天，一面鲜艳的红旗哟，在大山冉冉升起，它映红了每一座青青的山冈，时代的新风拂过古老大地……”这首彝汉双语歌曲《我们的家园》，溯源红色长征记忆，串联起大凉山乡村振兴的时代征程，融汇彝族史诗《勒俄特依》的家园愿景，深情礼赞党带领大凉山各族儿女实现“两次千年跨越”的伟大壮举。

彝海不语，见证沧桑巨变；青山常青，守护团结初心。今日之大凉山，各族儿女如石榴籽紧紧相拥，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让红色沃土永远向阳向善……

万幸被救出，在卫生院留观了一晚，第二天便回家。母亲把家里仅有的鸡蛋做成汤，蒸一锅红薯，催父亲吃完赶紧上工地。“不能给你哥丢脸。”母亲站在后门念叨，望父亲消失在羊虎岗垭口上。当年大伯以身许国，现在父亲守护乡土。父辈们用生命和忠诚，在走一条改天换地的路。

现在青石板的古商道，早就成了平坦宽阔的省级公路。沿线屋舍错落，楼房和四合院相间，风光不输城里。

这条古商道，见证革命、建设，接续奋斗。我的长征仍在继续，孩子的长征才刚刚启程。

汉诗新韵

一盏马灯

陈子赤

三月，春风把草芽按进湿润的泥土
打鼓新场，一段硝烟往事在竹烟间沉浮
满场铿锵的呼喊此起彼伏
数十双高举的手臂，悬着欲落的枪托
众人皆言可战、可攻、可进
唯有一人，将沉重的“不”字
咬紧成一枚铁钉，稳稳钉入动荡的桌案

这绝非怯懦的退让与畏缩
是他看透版图之上
暗红的危局正从四面八方向口袋阵聚拢
是他洞悉暗处蛰伏的凶险
敌军暗藏的火药，静待星火引燃长夜
他深知，万人之师可顷刻倾覆于一次冒进
三军立足，却要熬过数个风雨飘摇的夜晚

真理初临世间，常被喧嚣淹没
众议鼎沸之中，孤声最是微弱
他特别热烈的会场，冷雨簌簌，浸透脊背
幸而掌心握有一盏马灯
它不是燎原的火把，亦非静谧的烛台
是乱世风雨里，始终抱紧初心的微光

他踏过田埂的夜色，步履轻缓却坚定
每一步前行，都在撬动沉沉暗夜的僵局
灯影摇曳，晃过窗下缕缕桐油清芬
晃过院前斑驳冰冷的马蹄铁痕
几声轻叩，穿透沉沉夜色
如子弹填入空腔，蓄起破局的力量
如钥匙解锁铁锁，开启生路的希望

木门轻启，火塘星火再度温热寒夜
三道挺拔的身影落于斑驳墙面
方寸剪影之间，扛起整支红军的存亡
摊开山河版图，以沉稳的研判
击碎这场看似全胜、实则致命的陷阱
一句沉静的“不打”，重于千军万马的杀伐
那是从悬崖绝境，奋力挽回命运的缰绳

破晓时分，会议重启，军情如雪片纷飞
一纸纸情报，皆印证合围的危局已然迫近
满堂喧嚣悄然沉寂
昨夜林立的手臂，纷纷低垂，如晚风折旗
众人终是看清，那个深夜提灯独行的人
从未困于黑暗，始终走在时代与全军之前

马灯燃油有尽，星火却无熄灭之时
那个早春雨夜的微光，跨越岁岁流年
凝成一颗初心的种子，扎根在每一个抉择路口
此后，它化作遵义城头不朽的风骨
点亮四渡赤水出奇制胜的渡口
温暖雪山草地间，无数不眠的篝火与征程

它也曾任在洞寨的山路上晃过
把军民同心的暖意，递到赶路人的掌心
也曾任在夹金山的雪夜里高悬
为身后的草鞋，照见冰缝与险径
林伯渠拄着竹杖走过的夜路
每一寸，都被这同一种微光轻轻抚过

今朝落笔回望，山河无恙，岁月安然
我依然望见那盏穿越百年的马灯
它沉寂于岁月，却不止于展馆的玻璃方寸
它长存于山河、长存于人心
存于真理孤悬、仍有人坚守奔赴的时刻
存于抉择当头、初心重于枪炮利刃的时刻
存于每一位怀揣孤勇、踏夜前行的追梦人身旁

风从田埂上吹过
像当年黔北的那缕春寒
我抬头，仿佛看见那盏马灯
正从历史深处，缓缓向我们走来
灯芯跳动的光里，全是不曾褪色的山河与信仰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的1928年桑植起义军用过的马灯。(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辜鹏博 摄